

# 古城平遥的年味

润霞

乙未羊年正月十一,晋中古城平遥。或许是嫌春色早,一场新雪刚刚装点过古城,与满街的红灯笼交相呼应,情趣盎然。

带着都市人对传统“年味儿”的怀念和渴求,我们三口预谋良久决定自驾平遥“补一补”,来满足一下意犹未尽的过年情结——

## 1 大红灯笼高高挂

说实话我是更喜欢平遥的夜,恰巧这次第一脚踏进古城正是傍晚时分。

入夜的古城,已是四处“大红灯笼高高挂”,老街上的人悠哉自在地闲逛着。与城市里的霓虹灯不同,平遥的夜色被各种各样的灯笼映照,柔软而温和。

因为不是第一次来,夜色中的市楼璀璨晶莹,三重檐歇山顶仿若玻璃造就,远远的对视有种老友重逢的感觉。由于古城有建筑高不过市楼的规矩,所以它独自傲然伫立在古城正中,任由往来的人们在它身下穿梭,形成平遥夜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主街两侧的胡同显得寂静无声,地上积着雪,几行杂乱的脚印,高处青砖和瓦砾上覆盖着厚雪,是未触碰过的完整和松软。陈年的砖墙剥落露出了泥瓦,歪斜的烟囱,斑驳的木门上倒贴大红“福”字。时有老树的枝杈,斜斜地伸出墙头,让人觉得它天生就该长在这里。有讲究的人家,还在树干上贴有“根深叶茂”或“硕果累累”的字幅。

最有趣的是,好多商户的窗台上,都摆放着一块用大红纸包裹的上好的煤块。我疑惑不解地跟当地人请教,才弄明白:煤即“火”,寓意红红火火。这也许也是山西这一煤炭大省独有的习俗吧。

早在2006年,平遥就索性将春节期间的活动统称为“平遥中国年”,至今这几个大字已永久地镶嵌在古城的南门上。古城内除了欣赏到具有消防隐患的烟花爆竹,其他北方年俗几乎统统囊括。既增强了游客参与性,更突出了文化的赓续。

“有些习俗消失了,节日唤起的情感却不会变。”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,平遥的决策者明白,其实,不论我们身在何方,作为中国人都不会错过春节。



## 2 睡在民俗土炕上

尽管离元宵节还有两天,但我们是幸运的,所有的“热闹”都赶上了。

古城的“年”,精彩一个接一个。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平遥县署旧址内看到的,真人剧“县太爷升堂断案”,明镜高悬,威武无比。真有点包青天复活的味道。

古城的客栈晚上比白天更有味道。酒幌迎风招展,等待风尘仆仆的旅人歇脚。跨过高高的门槛,庭院深深,红灯笼依然亮着,却照不清人影,模糊地映着红彤彤的春联、福字,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。让人不禁想象,屋里头必是热气腾腾的整鸡、整鸭、年猪、饺子……一家老小围炉夜话,男人们都喝高了,女人们张罗着菜,老人们回忆着往事,年轻人憧憬着来年。

客栈多是民俗风格,我们当然选择的是睡土炕,炕前的月亮门半垂着朦朦胧胧的纱幔,最里面叠放着大红大绿的传统锦被,还有绣花的荞麦皮枕头。墙上古代四大美女图,窗棂上是大红剪纸窗花,屋顶式样别致的宫灯,墙角古色古香的几案,恍若梦回千百年前。已读初二的儿子在炕桌旁,盘腿而坐,煞有介事地写起残余的寒假作业。我和爱人沏上一壶老普洱,烛光映在两个杯盏中。其实,幸福就这么简单。



## 秘密调查师 I

黄雀



永城 著

“上回你也说没问题的,钱可已经收了。”手机里是个女高音,中气十足。

“别急啊您,上回绝对是意外!一切都准备好了,谁知道她偏偏就没上电梯呢!您放心,下回,等那男的走了,她绝地跑不了!”

“你肯定这能行吗?”

十公里外,亚运村的一套旧单元房里,“女高音”正站在窗前。她三十多岁,黑衣黑裤,戴一副黑边眼镜,烫着上世纪流行的发型。

“放心吧!像她这种娘们儿咱见得多了。别看什么不要脸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,可胆子比他妈兔子还小,把刀往丫脖子上上一架,要什么就给什么!”

“这不犯法?”

“嘿!瞧您说的,法是什么东西?那是给没钱没势的老实人定的!她破坏您家庭算不算犯法?她害您家破人亡算不算犯法?要是怕犯法,您压根儿就不该让我去干这事儿!再说了,就算犯法,她敢去告咱吗?她自己就清白?”

“你肯定是她吧?不会弄错人吧?”

“怎么会错呢,我们可是专业的。我们查了旅行社的资料,这女的跟您先生坐的同一趟航班,在斐济住的同一家酒店,她的照片您女儿不是也辨认过了?这种调查我们天天都做,要连这都能弄错,我们的招牌还不早让人砸了?”

黑衣女子放下手机,默默凝视着窗外。

“妈妈,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啊,怎么还不回来?”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儿,一蹦一跳地跑进屋来。

她捧起女儿的脸,深吸了一口气,竭尽全力地微笑:

“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,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。”

“我不要嘛!我要爸爸马上就回来!”小女孩儿噘起嘴来。

“丫丫听话,爸爸办完事就回来,爸爸会给丫丫买好多好多好吃的,还有玩具……”她背过身,用手捂住脸。

“妈妈不哭!丫丫听话。”

丫丫拉住妈妈的袖子。女人抹一把泪水,转身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:“丫丫,再帮妈妈看看,你认识这位阿姨吗?”

丫丫点点头:“认识!这位阿姨可好了,她给丫丫糖吃,还帮丫丫盖城堡来着!”

“去吧,去看电视吧!动画片要开始了。”

女儿跑出卧室。她仰起头,咬紧牙关。她恨不得把那照片撕得粉身碎骨。

三十五

“小城”并非顶级豪华的餐厅,却着实年轻人在年轻人中风靡了多年。这里装修时尚,音乐动感,很多二三线小明星时常光顾,当然也不乏喜欢被误认成二三线小明星的人。

在“小城”干得久的服务小姐,对时尚及其根源——职业和财富,也颇有理解。台湾老板,高级白领,本地的土财主,洋人里的叫花子,二奶,小三,吃饭的,谈事的,假装吃饭的,假装谈事的,不为吃饭也不为谈事,就为显摆一下新发型的。服务小姐们练就了火眼金睛。

但今晚,小姐们却因为一对男女食客产生了分歧,争议由两人的关系

而起。“小城”里年轻女性的着装有四种:一种廉价而低调,看菜谱的时候要出冷汗;一种廉价而高调,陪着自称成功的男人;一种昂贵而高调,陪着真正成功的男人;最后一种昂贵且低调的,年纪略大,举止严肃,偶尔出现时,身边常有几个真正成功的男人。

而她则显然不属于任何一类。她年轻貌美,但衣着昂贵且低调;最主要的是她身边相伴的,是个步入中年的普通男人,看不出成功的痕迹。有人猜测,是公务员和小情人,但立刻遭到反驳。两人客客气气的,连目光都难得交换,更像是正在追求过程中。

某更资深的服务小姐参与了讨论:这绝不可能!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,不显山不露水,从上到下却都是最贵的牌子。真正有钱人才会花大价钱买款式低调的衣服,别人显摆还来不及。就凭这男的,绝不敢追这样一个女的。反过来倒是有一点点可能:女强人爱上了平凡的男人。但说她是女强人,却又有些牵强。

正因这场秘密的争论,使小姐们对这对男女额外地关注。周四晚上9点,餐厅里需要服务的人也并不多。小姐们故意在两人附近走动。只可惜两人都没什么表情,也没太多对话。